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一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七七〇一 次会议

2016年5月27日星期五下午3时05分举行

纽约

主席:	阿布拉塔先生	(埃及)
成员:	安哥拉	卢卡斯先生
	中国	申博先生
	法国	拉梅克先生
	日本	冈村先生
	马来西亚	易卜拉欣先生
	新西兰	施瓦尔格夫人
	俄罗斯联邦	萨夫龙科夫先生
	塞内加尔	塞克先生
	西班牙	奥亚尔顺·马切西先生
	乌克兰	费斯科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里克罗夫特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鲍尔女士
	乌拉圭	贝穆德斯先生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拉米雷斯·卡雷尼奥先生

议程项目

中东局势

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第2139(2014)号、第2165(2014)号、第2191(2014)号和第2258(2015)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S/2016/460)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6-15147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下午3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第2139(2014)号、第2165(2014)号、第2191(2014)号和第2258(2015)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S/2016/460)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按照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邀请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斯蒂芬·奥布赖恩先生参加本次会议。

我代表安理会欢迎奥布赖恩先生以视频会议形式从日内瓦参加今天的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6/460，其中载有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第2139(2014)号、第2165(2014)号、第2191(2014)号和第2258(2015)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我现在请奥布赖恩先生发言。

奥布赖恩先生（以英语发言）：我昨天刚从土耳其境内一个名叫雷伊汉勒的城镇返回。该镇与叙利亚仅隔一条边界。那里的景象令人痛心。失去父母的女孩和男孩——既有刚会走路的幼童，也有十几岁大的孩子——没有家人照顾。我去了一家医院，见到了一些受伤的叙利亚人，他们在叙利亚境内为躲避暴力冲突逃到了一个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那里最近却遭到轰炸。我坐在Mazin医生的床边，他正在与死神搏斗，他的脑部、腹部和脸部伤势触目惊心，十分严重。4月27日，阿勒颇东部的圣城医院遭到空袭，他被击中，当时他正在英勇地拯

救生命。他用尽全力，只能微弱地说：“拜托，和平吧”。我见到了因五年持续战争的影响而饱受创伤的难民家庭，他们唯一的梦想是返回叙利亚，过上正常的生活。

我承诺向安全理事会讲述他们的经历。我承诺再次着重讲述叙利亚境内悲惨和持续恶化的局势。但是，说实话，我已无法用言辞来充分解释冲突各方的行动是如何导致一个国家被毁，其人民惨遭涂炭的。在战火延烧之际，正是无辜平民和儿童继续受苦受难，其严重程度在五年前无法想象。

我依然特别关切该国各地暴力激增及其对平民的影响。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包括学校、医院、清真寺和公共市场——随心所欲的袭击仍在继续，这种行径完全无视国际人道主义法，却未受到任何惩罚。5月初，在伊德利卜的Sarmada，两处境内流离失所者住地被轰炸，造成数十名平民伤亡。这些地方是流离失所者躲避战火的庇难所。据报道，其中一次空袭击中了一个学校的帐篷，造成8名儿童死亡。就在这个星期，沿海城市杰卜莱和塔尔图斯发生了数次恐怖袭击，夺走了100多名平民的生命。一名自杀式爆炸袭击者走进杰卜莱医院，引爆一条装有炸药的腰带，造成40多名病人及陪同的家人死亡、35人受伤。一名急诊医生和两名护士在这次爆炸事件中死亡，另有11名医务人员受伤。同样，据报道，5月17日，Ziad Al-Buqaa医院——Khan Al-Shih最后一家仍在运转、为Khan Al-shih、Zakia及周边地区民众提供服务的医院——被桶式炸弹击中。这家医院每天为4200名病人提供医疗服务，为大约10万人提供过服务。

持续将围困和饥饿作为战争武器的做法应当受到谴责。我们正在不间断地监测叙利亚全境的实地局势，根据最新的信息，我们现在估计被围困地区目前约有592 700名居民。这包括被叙利亚政府围困在大马士革郊区各处和霍姆斯市Al Wae地区的452 700人，我本人几个月前刚访问过这个地区，但是，那里自3月以来一直与外界隔绝。在其它地方，11万人被“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

国) 围困在代尔祖尔市; 2万人被非国家武装团体和“胜利阵线”围困在伊德利卜的富亚和卡夫赖亚; 还有1万人被叙利亚政府和非国家武装团体围困在大马士革的亚尔穆克。

这些数字令人震惊, 因为它们突出表明, 即便已实施停止敌对行动协议, 平民的处境仍在急剧恶化。根据秘书长的最新报告(S/2016/460), 被围困地区民众的人数为517 700人, 高于之前的486 700人, 这是因为随着当地实况的改变, 来自代尔祖尔、富亚和卡夫赖亚以及亚尔穆克的民众人数更加准确。但是, 我还必须指出, 这些数字确实令人震惊: 今天, 有592 700人生活在被围困地区, 因为在我本人去年穿过的那条封锁线的另一侧的Al Wae的可怕局势正在不断恶化, 这一情况已被详细地报告给安理会。

必须立即停止利用围困战术惩罚平民的做法。维持围困并例行和有系统地剥夺民众基本生活必需品及行动自由的一方负有首要责任。但是, 在人口稠密地区内或从中开展军事活动、危及这些地区安全的其它各方, 对遭围困地区经历的巨大苦难也负有责任。而且, 我们不能忽视这一事实, 即, 各方都有不少人以损害无辜平民的利益为代价, 利用其控制经由非正规和非官方渠道输入商品的能力来中饱私囊。

同样, 在许多难以抵达的地区——包括一些处在被围困边缘的地区——人道主义和保护局势依然十分危急。我仍然对霍姆斯北部郊区——具体而言是拉斯坦、塔尔比什和塔尔都三个城镇——以及毗邻的哈马郊区的Habarnafse数十万平民的处境感到极为关切。这些地区的民众行动自由受到限制, 获取清洁水、医疗和粮食的机会减少。最近驶往霍姆斯北部郊区的人道主义车队十分重要, 但是, 如果我们想要缓解平民的苦难, 以后还须扩大准入权。

阿勒颇省各地平民的状况同样依然令人震惊。在与土耳其接壤的阿勒颇北部, 数万民众的处境岌岌可危, 其中很多人仅在今年就因非国家武装团体

和伊黎伊斯兰国之间的激烈战火而多次逃离家园。那里的战斗至今仍在持续, 可能在边境沿线地区造成更多人流离失所, 使当地局势更加脆弱。

在阿勒颇市, 过去几周, 战火持续殃及平民, 而且还对人道主义行动造成影响。联合国设在该市西部的中心多次遭到炮击, 而由于空袭和激战, 沿Castello公路跨界为阿勒颇市东部30万人提供援助的努力一再受阻, 这条路是目前进入该地区仅有的一条通道。

我们不应也不能接受叙利亚境内当前的现实。对全然罔顾国际人道主义法、藐视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并造成如此巨大的人的苦难的行为, 决不应有罪不罚。有朝一日, 所有这些责任人都必须而且也将受到惩处。

尽管面对这一极其困难的环境, 联合国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伙伴们继续不懈地努力满足叙利亚民众的紧急人道主义需要。今年4月, 有数百万人得到援助, 同时, 儿基会 and 世界卫生组织开始了另一场全国范围的、旨在惠及200万儿童的接种运动。而且, 跨界运输为100多万人提供了粮食援助, 并为另外数万人提供了其它种类的援助。

针对被围困、难以到达和其它优先地点的跨线机构间行动一直在继续, 这些地区今年已有逾80万人获得援助, 而且很多人不止一次得到援助。我们最近得以进入被围困的东哈拉斯塔, 为1万人运送了粮食及其它人道主义供应品, 这是自2013年3月亦即三年多以来的第一次。此外, 自今年4月10日以来, 世界粮食计划署成功地在被围困的代尔祖尔市上空进行了44次高空空投。这些空投意味着, 762吨急需的粮食援助, 经叙利亚阿拉伯红新月会在实地分发, 惠及大约10万人。

但是, 数周来空投的粮食仅相当于一个车队的运量。我要再说一遍: 数周来空投的粮食仅相当于一个车队经陆路的运量。而且, 安理会不应对我们的伙伴在空运援助物品时所面临的挑战有丝毫疑问。空投是别无选择时的最后选项; 空投成本高,

不安全，且在技术上极具挑战性。然而，如我之前所述，需求的严重性和规模意味着，联合国必须考虑此类选择，但只能作为最后的选择，而且绝不能忘记，联合国需要得到叙利亚政府的准许。

各方，尤其是叙利亚政府的蓄意干涉和限制继续阻碍有效运送援助。例如，4月20日，联合国提交了5月份机构间车队计划，其中包括对35个被围困、难以抵达和优先跨线地点904750人提供援助的请求。叙利亚当局只全面核准了对14个地点22.4万人的援助，并有条件地核准了对另外8个地点约30.6万人的援助，对援助种类和数量作出了限制。这实际上导致40%的预计目标人口——包括阿勒颇、Al-Waer和塔尔比什等地的人口——无法获得基本必需品和粮食。这当然使我感到极为关切。我们最近提交了6月份计划，请求对34个被围困、难以抵达和其它优先跨线地点110万人提供援助，其中包括我们5月份未能进入的所有地点。我呼吁叙利亚政府全面核准该计划，并取消一切条件，特别是可以运送的援助数量或种类。

即使就已获准于5月运送援助的地点而言，叙利亚政府严重削弱了联合国接触需要援助民众的能力。由于叙利亚政府安全部队在最后一刻强加不合理的限制措施，一个定于5月12日前往达赖亚的车队和评估团不得被取消，那里的4000名平民已被围困近4年。在最后一个检查站，政府军截下了所有基本供应品，包括婴儿营养品。从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此举就是为了进一步惩罚平民，这次是婴儿。同样，本应5月14日抵达马达米亚的一个机构间车队未能成行。尽管在各级不断进行联系，但是，安全部队代表根本就未按事先约定出现在仓库监测卡车装货。结果，该车队从未获准离开。同时，非国家武装团体继续阻止联合国评估团前往伊德利卜省被围困的富阿和卡夫赖亚这两个镇。

此外，将救生药品以及诸如外科手术包、助产包和急救包之类的医疗用品截下的情况有增无减，据估计，自今年初以来，已有15万次治疗所需的补给品被从车队截下。自第2139（2014）号决议通过

以来，已有超过65万次治疗所需的医疗补给品被从运送援助的车队中截下。此类限制不仅违反了此前从叙利亚政府和其它方面获得的保证与核准，而且还存心恶意地使居住在被围困和难以抵达地点的平民遭受更多不必要的痛苦。

如安理会所知，国际社会本周初汇聚伊斯坦布尔，参加了秘书长呼吁召开的世界人道主义峰会。我在峰会上强调，我们大家必须肩负起集体和各自的责任，以满足最脆弱民众的需要，并给最需要我们帮助者带来真正的改变。叙利亚问题清楚地显示了秘书长召开这次峰会的原因。如他之前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是同一个人类，不仅在确保民众生存，而且在给予他们有尊严生活的机会方面有着共同的责任。当前的现实是，在政治上，我们继续在这方面严重辜负叙利亚人民。

5月17日，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吁请叙利亚冲突所有各方立即遵守停止敌对行动协议的规定。它还呼吁解除对各地的围困，并敦促叙利亚政府迅速全面核准联合国提出的运送援助请求。坦率地说，冲突各方及能对其施加影响者迫切需要这一呼吁转化成果断、积极的行动，对实地叙利亚人的生活产生直接的积极影响。

然而，我要明确指出，保护平民和给予准入权决不应取决于政治谈判或成为实地临时协议的谈判筹码。这是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基本原则，必须得到各方和支持这些原则的所有人的尊重。必须允许为有需要者提供援助，而且绝不能只允许为三分之一有需要者提供援助，而必须是全部；绝不能只允许一次性运送援助，还必须允许在该国全境持续、即时和不受阻碍地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绝不能只允许运送疫苗，还必须允许根据联合国所作的需求评估，运送包括医疗和外科手术用品在内的全套供应品。必须一劳永逸地立即解除各地的围困。围困之所以今天仍在继续，只是因为缺乏结束它们的意愿。数百万妇女、男子和儿童以及我发言最初提到的Mazin医生——正在叙利亚各地和Reyhanli的那张

病榻上挣扎求生——他们中每一位的命运都系于安理会此刻的行动。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奥布赖恩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

贾法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本以为副秘书长能在发言开始时就数日前杰卜莱和塔尔图斯的数百名平民受害者被夺去生命向叙利亚政府及人民表示慰问。安理会数日前在一份新闻谈话中谴责过这一行径，并表达了慰问。

副秘书长讲述了他的土耳其之行以及他在那里见到的一切——如他所述，土耳其境内叙利亚难民营的状况令人吃惊，闻听此言，我与安理会一样，感到很惊讶。他看到了没吃没喝的儿童。我想问一问他和安理会，在科威特及其它地方举行的各次会议上承诺捐助难民收容国土耳其、约旦和黎巴嫩的数十亿美元都去哪了？在海湾国家及其它地方炮制的宣传品将难民营描绘得犹如五星级酒店，这些宣传品都去哪了？为何副秘书长不知道沙特神职人员 Abdullah Al-Muhaysini？此人为恐怖主义团体叙利亚自由军招募儿童并为其充当穆夫提，该团体正在阿勒颇北部和伊德利卜扩张地盘。这些是我们必须思考的事实。

说的客气一点，他关于杰卜莱和塔尔图斯的叙述是不全面的。这两个城市在一名恐怖分子发动自杀式袭击时发生了爆炸。他完全知道达伊沙和叙利亚自由军声称对那两个地方发生的恐怖行径负责，因此，他也非常清楚袭击者的身份。

安理会一些成员声称关注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局势和人权保护问题。这些国家举行会议，发表声明，发布左、中、右各种公报，仿佛他们是和平鸽，只关心叙利亚人民的繁荣、稳定与和平。这就是他们展示的姿态。然而，现实绝非如此，因为任何想要知道情况的人都可以看一看这些国家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到他们在叙利亚人民的苦难、降临到

叙利亚人民身上的悲剧以及在如何对待叙利亚人民方面，都起到了关键作用，所有这些都呈现在关于保护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平民的声明中。

一些国家保护恐怖主义实体，包括在安全理事会内。十分明显的是，尽管俄罗斯联邦提出要求，一些国家仍然在安理会拒绝将伊斯兰军定为恐怖组织。这些机构与恐怖组织胜利阵线结为联盟，每天都在实施恐怖行为。在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等城市，伊斯兰军将避难所中的平民作为攻击目标。他们犯下恐怖行为。如前所述，最近他们在叙利亚的 Jabla 和 Tartus 与达伊沙联手实施了此类行径。如我所说，这些行径造成数百人死于无辜。同样是这些国家昨天拒绝叙利亚政府将穆罕默德军定为恐怖组织的请求。

使这一情况变得更为明显的是，同样是这些国家邀请这些团体参加日内瓦谈判，似乎真有温和恐怖主义这种事物存在，似乎他们既允许又不允许恐怖主义。同样是这些国家使这些实体的代表进入到他们的国家，并允许他们进入媒体。对待胜利阵线领导人就是如此，他得到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多次接待，对待自由沙姆人伊斯兰运动对外关系代表也是如此，该人于1月持英国护照逗留美国。2015年7月18日《华盛顿邮报》和《电讯报》都登有关于此事的文章。此举意在美化该恐怖组织的形象，用恐怖团体进行政治讹诈，以达到特别目的。

在这些国家代表——包括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和土耳其外交部长以及其他国家代表——的发言中可以明显看出，他们清楚地威胁要维持对叙利亚恐怖主义的支持，除非领导层更迭。同样是这些国家单方面向叙利亚人民实施非法经济制裁。这增加了叙利亚人民的苦难，对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这些部门试图提供食品、医药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这迫使一些人口出于不安全感而缺乏生计而离开叙利亚，但安理会却无视叙利亚这一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

我们如何能够谈论结束叙利亚国内外人民的苦难和悲剧和终止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危机？我们怎样才能知道人道主义和政治局势不确定？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来实现我们的一些目标？苦难不应该被某些政府用来作为施加政治和其他类型讹诈的工具，而前两天埃尔多安总统就是这样做的，他威胁说，如果土耳其国民得不到到欧洲国家的签证豁免，就要改变难民状况。埃尔多安总统利用土耳其领土，包括联合国走廊，为成千上万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提供过境区，在这种情况下，人道主义局势如何改善？此外，土耳其政权还向恐怖分子提供武器，并使用人道主义车队作为掩护。

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对所有这些似乎毫不知情，尽管我亲自多次向他告知。此外，我们在正式来文中向安理会成员详细报告此事，提请其注意。埃尔多安政权囚禁那些如实描述情况海关官员、法官和记者。埃尔多安政权准许在难民营招募儿童，为什么秘书处还要在伊斯坦布尔举办首次世界人道主义首脑会议，以此对政权奖励鼓励？

我们不解决违反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的安理会相关决议，特别是第2253（2015）号决议的情况，如何能够结束这场危机？第2253（2015）号决议涉及到以色列、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进行恐怖主义培训问题。这一问题显然对于该地区安全和稳定产生后果。

我想讨论一下人道主义准入被操纵的问题。秘书长的报告（S/2016/460）并不准确，他所作描述离现实甚远，并基于不可靠的来源。前两天我们就此事向安理会主席和秘书长发出两封同文函，但我将只简单地强调以下几点。

关于叙利亚政府防止对德拉雅村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的说法纯属虚构。事实上，叙利亚政府允许联合国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5月17日进入德拉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红十字委员会的代表告知外交部，不能够进入德拉雅是由于后勤管理和安全方面的原因。关于一些方面就医疗用品提出

的保留意见，叙利亚政府同意允许向所有地区提供除可被恐怖分子利用的工具以外的医疗援助。

叙利亚政府随时准备与联合国合作，处理与车队相关的所有问题。关于机构间的派出车队请求，我记得，在5月计划框架内，联合国5月提交了26项向热点地区派出机构间人道主义援助车队的请求。叙利亚政府接受该26项请求中的19项请求。正如我所说，叙利亚接受了19项请求，但截至5月24日，即两天前，联合国只派出了请求派出的26个车队中的三个车队。叙利亚政府接受了19项请求，而联合国只派出三个机构间人道主义援助车队。如果在批准和执行方面有时出现延误，这是因为我们关切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安全和保障，关切将人道主义援助送达预期对象的手中。

叙利亚政府仍然致力于减轻我国人民遭受的人道主义苦难。我们准备执行任何必要的国家措施，以实现这一目标。我们继续与联合国合作，为工作提供便利，但合作不是单行道。在人道主义援助问题上，联合国也必须与叙利亚政府合作、协调和协商，而不是毫无结果地对其进行批评和质疑。在危机存在的五年里，正是因为叙利亚政府的合作，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才得以将人道主义援助运送数百万人民。

最后，我们经常谈论恐怖主义的危险和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要性。这不应被解释为显示我们不理解叙利亚某些地区人道主义危机的深度，也不应被解释为显示我们不理解改善叙利亚人道主义状况的重要性。相反，我们确实理解这些问题。不过我们认为，为了持久结束人道主义危机，我们需要认真处理这一问题，应对从外部和对我国内政的外来干涉中获得支持的恐怖主义，而不是通过在各种会议上认捐的形式——尽管这些捐款本身也很重要。

叙利亚政府强调政治层面的重要性。我们认真参加了日内瓦谈判。问题是，一些国家强行将利雅得代表团作为唯一的对话者。该代表团是带着先决

条件来的，这就是确保谈判失败。事实上，他们曾多次根据其支持者的指示，退出谈判。

鲍尔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不想在这里占用太多时间，但让我震惊的是，叙利亚大使提出了一些涉及事实的指称，质疑联合国和勇敢的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声誉，而他们正试图把粮食送给挨饿的人——在许多情况下濒临饿死的人。我认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将婴儿配方奶、麻醉药品和外科手术设备从车队中拿走的政府，一个甚至不屑对联合国一再提出的请求作出回应的政府，居然指责联合国在人民挨饿时不派出车队。不过，在该问题上我并不是权威；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是权威。因此，我谨请奥布赖恩副秘书长对叙利亚大使提出的一些指控作出回应。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请奥布赖恩先生发言。

奥布赖恩先生（以英语发言）：正如我以前在许多场合所说，我的唯一权威来自试图确保我们从最佳来源收集事实——我们在实地亲眼所见和我们能够信任者转述的事实——并以完全公正和诚实的方式将其转呈安全理事会。如果是报告而不是目睹的事实，我们则对报告的质量作出判断。因此，在提供了我们掌握的最佳资料之后，我保证我刚才在安理会的发言中所概述的都是事实。

我当然可以保证我早先发言中提出的事实，因为这是我个人的证词，特别是我坐在Mazin博士的床边，他正与死亡斗争，只能低声耳语。他用尽全力所能说出的是“请，和平”。我认为，这句话精确总结了为何我们需要超越数字上的争执，因为此种争执完全没有充分尊重正全力提供帮助的人的深层需要；也没有充分尊重在经历五年战斗之后仍继续挣扎的人们的深层需要，而只要有充分的政治意愿，尤其是政府方面的政治意愿，就可以结束这场战斗——这代表了另外一种事实依据。我保证我提出的事实，我会非常高兴地在稍后阶段致函理事会，提供进一步的有用背景细节。

拉米雷斯·卡雷尼奥先生（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只想提出一个安理会这里的程序问题，因为我的理解是，这是一次通报会，随后将进行非公开磋商。我们要在公开会议上讨论奥布赖恩先生的通报还是进行磋商？如果是公开会议，那么，我们应该在这里开始讨论，但我认为，如果不是，我们就应在闭门磋商中进行这一讨论。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安理会主席不能阻止任何人发言，但我提议，我们开始进行非公开磋商，以便我们能够听取奥布赖恩先生发言。

我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再次发言。

贾法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我很遗憾不得不第二次发言。我将说得简短些。我要说，我也提出了无可辩驳的事实。我们完全愿意听取可能反驳我所作陈述的任何解释。我们不希望损害联合国的声誉，因为我们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之一。我在这里就代表该创始会员国。我们为身为创始会员国感到自豪，并始终不懈地捍卫联合国。然而，本组织并不完全由天使组成。我希望与其中的恶魔作斗争。

美国代表说，我没有提到秘书长的报告（S/2016/460），但这是不准确的。我说的一切都与该报告有关。我们不是指责；相反，我们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与人道主义援助有关的问题。我们在好几个场合说，土耳其正在利用联合国走廊运送武器。奥布赖恩先生和他的同事们没有对该陈述作出回应。

几天前，有消息透露，埃尔多安政权正沿着那些通道运送武器。他把海关官员、法官和记者监禁了起来。如果那是对联合国的一种攻击，那就意味着来自土耳其的信息有误，而且美国大使所说的话证明它并没有发生。

我们很熟悉利比亚和伊拉克的情况。我不想加上非洲。每个人都知道非洲正在发生的一切。我们希望联合国的工作能够体现《宪章》的精神。我们

不想要一个根据新规则草率重写的新宪章。我们必须捍卫各国的尊严与主权，而不是那些不断针对其尊严和主权作出的攻击，而且我们必须为各国公民提供援助。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现在请安理会成员进行非正式磋商，继续讨论这个议题。

下午3时50分散会。